

1.美与艺术概念的混杂为艺术哲学带来什么麻烦？

答：

一、一个东西是美的，那么他很可能是艺术的，反之亦然。

大希庇阿斯说一个花瓶是“美的”；他的意思可能是说这个花瓶是“对称的、合乎某种比例的”；也可能是说这个画面有“艺术性”。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和艺术的一些较差和重叠。

维纳斯的雕像是“美的”，那么对于一个人而言，可能是：（1）它是性感的；（2）它是有艺术性的。

如果你不曾读过美学书，你不可能说这个雕像或者电影形象是“美的”，但仍然可以说它们是“有艺术性的”。

如果你读过美学书，你倒是可能以怪异的措辞说“它们是美的”（广义的美），但你真正的意思是“它们是有艺术性的”。

然而，当一部电影的主角是丑陋的形象的时候，狭义的美，并不是很适合去称赞这部电影，但是，我们可以说他是“艺术”的，或者，站在广义的“美”的高度，可以称赞这部电影体现了某种高尚的“美”，如“人格美”。因此，“美”，和“艺术”，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有重合性的，是混杂的。

二、生活是美，生活也是艺术。

从对艺术的理解上来说：人类文明生活的总体在本质上就是广义的艺术，亦即想象性的创造活动。而现代意义的艺术（狭义的艺术）却是在习俗性的制度中进行的想象性的创造活动。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任何事物，我们在那里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

这样，艺术和生活，美和生活，也建立起来了联系。

三、美等价于艺术。

克罗齐说：美即直觉，直觉即表现，表现即艺术。

在克罗奇的眼里，美已经和艺术等价了。然而与美相比，“什么是艺术”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因为艺术被理解为仅仅是美的一种存在形式（这可能是错误的），正如自然中的美的事物是美的另外一种存在形式。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美和艺术确实有混杂不清的地方。美学，是讨论美的学问，艺术哲学，是讨论艺术的学问，因而，美和艺术的混杂必然导致两者的关系不明朗，事实上，他们本来就不够明朗。

2.从艺术的本质定义与制度定义的区别角度，论杜尚的小便器的艺术地位。

答：

美学家及很多学者认为艺术具有人类生活所不具备的某种特别的属性，即“艺术性”。以及迄今为止的全部艺术理论或者艺术定义，全都基于一个天真的误解之上，即误以为艺术是完全不同于人类文明生活总体的一个颇为独特的、现代领域。

其实，人类文明生活的总体在本质上就是广义的艺术，亦即想象性的创造活动，这就是艺术的本质定义。

而现代意义的艺术（狭义的艺术）却是在习俗性的制度中进行的想象性的创造活动，这就是艺术的制度定义。

古希腊、古中国以及全部的前现代社会，都没有现代意义的“艺术”这个词和概念。但是，全世界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都普遍地存在如今被我们成为“艺术”的那种现象。这能够佐证艺术的本质定义：在前现代，人类的全部实践在本质上都是“艺术”。

现代的艺术概念是法国人夏尔·巴托发明的。1746年，在《归于单一原则的美的艺术》这篇论文中，他为绘画、雕塑、舞蹈、音乐和诗歌等等古老的人类实践方式起了“美的艺术”这一现代名称，简称“艺术”。这是制度化和概念化的艺术。

绘画、雕塑、舞蹈、音乐和诗歌等等古老的人类实践，本来就是人类生活的内在的部分，并且与其他部分，例如工具制造和巫术，没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在西方，从文艺复兴之后，这些活动逐渐变得可以脱离人类的其他实践而独立存在，就是说，它们不必有实用的功能而能独立存在，因此就得到了“艺术”这个特别的名称，以此区别于实用的实践。

杜尚的小便器，他的本来面目是一个日常器具，一件生活用品。从艺术的本质定义来看，它是一件艺术品，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假设，千百年后，一件出土的现代小便器，肯定会被做为古董和艺术品，被收藏，展览，拍卖，正如今天，我们展示古代的陶瓷器具，青铜器具一样。他们都被视作股东和艺术品，留给广大的参观者参观，以便让我们去了解过去的历史和艺术。

然而，若是在狭义的艺术定义中，杜尚的小便器，显然不能够称作艺术品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最缺乏想象和创造的东西。艺术需要创造性，所以杜尚的小便器不能成为艺术品，更别论在艺术上的地位了。如果，一个小便器去参加展览，就成为艺术品，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绝大多数甚至全部生活用品，岂不是都可以称之为艺术吗？显然这是荒唐的。

然而，杜尚的小便器，我认为是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是有重要意义的，他发起了对什么是艺术的重大质疑，并对艺术用一个嘲讽的方式，来了一个彻底的解构和反思。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意义重大，使其有特别的艺术地位的。

3.按照维柯的观点，学者们在探讨艺术起源的问题的时候犯了什么错误？

答：

首先我们梳理一下维柯的观点：

一，维柯的对艺术起源的认识是不同于常规学者的。维柯认为，艺术并非起源人类的其他文化实践；恰恰相反，艺术是人类最早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历史之所以开始的基础和前提。

维柯认为：“学者们常常‘根据他们自己的既已开化的那种宏伟的世界情况，去就人类起源进行判断。’”，“欧洲人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们对万物的起源作哲学探讨时，总是从碰巧发生于他们身边的事情出发。”。

从这一点看，维柯认为，学者们在探讨艺术起源的问题的时候，本末倒置了，因果关系错误了。

二，维柯的本意是解释文化的起源与进化，却也在同时解释诗性智慧（艺术），因此，维柯的文化学就是美学或者艺术哲学。诗作为艺术的一种，他也认为起源与人们想象的不同。

“诗的真正起源，和人们前此所想象的不仅不同而且相反，要在诗性智慧的萌芽中寻找。这种诗性智慧，即神学诗人们的认识，对于诸异教民族来说，无疑就是世界最初智慧。”

维柯认为：“艺术思维就是诗性智慧，就是原始思维。”，因而，对诗性智慧和诗的起源的探讨和论证，也是对艺术起源的讨论之一。他对诗的起源的看法，表明他认为，其他学者对诗的起源的认知是错误的。

三，维柯通过论证诗性思维是由基因决定的，这个结论来自于维柯对语言的起源的论证。最终来说明，艺术是源于基因的。因而有其先天决定性。

“诗性智慧或者艺术是基因决定的，而并无目的性的基因根本不可能有目的地制造语言这种有助于交流的实际工具。”

四、维柯认为，文化的起源是艺术，而不是艺术来源于文化。

维柯把文化的根本原因归于“天神意旨”，但他并没有采取《圣经》的解释。

“各民族世界”、“民政世界”（the civil world）、“人类世界”（the world of men）、“邦政”（polity）、“民政”（civity）和“人类”或“人道”（humanity）这都是维柯对“文化”的不同称呼，他认为其起源是“诗性智慧”，也就是我们如今所谓的艺术。

综上，我们能够得出结论：维柯认为学者在探讨艺术起源的时候，犯了根本性的、颠倒性的错误。

维柯的结论是：人类的诗性智慧，产生了语言，语言产生了文化，文化的起源就是诗性智慧，所以，带来了艺术的起源。而最根本的问题，人类为什么会有诗性智慧？维柯的解释是：诗性智慧来源于基因。